

村上春树作品精选集

全译本

遇见100% 的女孩

〔日本〕村上春树 著

柳又村 译



全译本

遇见100% 的女孩

〔日本〕村上春树著

柳又村 译

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遇见 100% 的女孩/(日)村上春树著;柳又村译. 桂林:漓江出版社,2001.2

(村上春树作品精选集)

ISBN 7-5407-6463-5

I. 遇… II. ①村…②柳… III. 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 IV. 1891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62688 号

桂图登字:20-2000-68 号

遇见 100% 的女孩

[日本]村上春树 著

柳又村 译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)

邮政编码: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1 字数 27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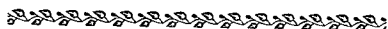
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407-6463-5/Z·692

定价:1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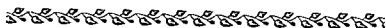
村上春树作品精选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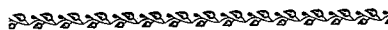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遇见 100% 的女孩

看袋鼠的好日子.....	(3)
四月某个晴朗的早晨.....	(9)
困	(15)
计程车上的吸血鬼	(22)
海驴的节日	(29)
镜	(34)
1963/1982 年的伊帕内玛姑娘	(41)
喜欢巴德巴卡拉克吗?	(47)
没落的王国	(54)
32 岁的 DAY TRIPPER	(60)
唐古利烧饼的盛衰	(65)
三角地带	(71)
意大利面之年	(77)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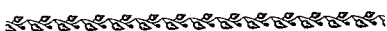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

图书馆奇谈	(84)
下午最后一块草坪	(116)

边境·近境

东汉普贤作家们的安静圣地	(143)
无人岛·乌鸦岛的秘密	(149)
墨西哥大旅行	(161)
作着相同梦的人们	(192)
赞岐·超深度乌龙面纪行	(219)
诺门罕的铁之墓场	(233)
横越美国大陆	(276)
走过神户	(296)
边境之旅	(312)



遇见 100% 的女孩

1



问题在：她对很多事情都不
太容易适应。

不管是自己的身体、自己所
追求的东西、
或别人所要求的东西……

——村上春树





看袋鼠的好日子

栅栏里面有四只袋鼠。一只是雄的，两只是雌的，还有一只是刚生下来的小袋鼠。

袋鼠栅栏前面，只有我和她。本来就不是很热闹的动物园，再加上又是星期一早晨，入场的客人数，还远不如动物数来得多。

我们的目标当然是袋鼠婴儿。除此之外实在想不起有什么值得看的。

我们从一个月报纸的地方版上，知道了袋鼠婴儿诞生的消息。并在一个月里，一直继续等待一个参观袋鼠婴儿的适当早晨的来临。可是，这种早晨总是不肯来。有一天是下雨，第二天也还是下雨，再过来一天地上还是湿湿的，接下来连著两天都吹着讨厌的风。有一天早晨她的蛀牙痛了，另外一天早晨我又不得不去区公所办点事。

就这样过了一个月。

一个月，真是一转眼就过去了。我在这一个月里到底做了什么，我真是一点都想不起来。好像觉得做了好多





事，又觉得什么也没做。要不是月底，收书报费的人来了，我连一个月已经过去了都没注意到。

可是不管怎么样，专为看袋鼠的早晨终于降临了。我们早上六点醒过来，打开窗帘一看，立刻确定这就是看袋鼠的好日子了。我们洗了脸、吃过东西、喂了猫、洗了衣服，戴上遮阳的帽子便出门了。

“你说，那袋鼠的婴儿还活着吗？”在电车上她问我。

“我想，还活着吧；因为没看到死掉的消息呀。”

“说不定生病了，住到医院去了呢。”

“那也应该会登出来呀。”

“会不会太紧张躲在里面不出来？”

“你说婴儿？”

“谁说的，我说妈妈啦。说不定带着婴儿藏在后面黑黑的房间里呢。”

女孩子实在会想，什么可能性都想得到，我真服了。

“我总觉得，如果错过这个机会，就再也不可能看到第二次袋鼠婴儿了。”

“会这样吗？”

“你想想看，你以前有没有看过袋鼠婴儿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有信心，从今以后还会再看到吗？”

“不晓得会不会。”

“所以我很担心哪。”

“不过，”我抗议道：“虽然或许正如你所说的一样，可是我也没看过长颈鹿生产，也没看过鲸鱼游泳，为什么



偏偏袋鼠的婴儿，现在会成问题呢？”

“因为是袋鼠的婴儿啊。”她说。

我干脆看报纸。向来跟女孩子辩论就一次也没赢过。

袋鼠的婴儿不用说是活着的。他（或许是她）比报纸上所看到的大得多了，很有力气地在地上跑来跑去，那与其说是婴儿，不如说是小型袋鼠来得更恰当。这件事实使她有点失望。

“好像已经不是婴儿了。”

还是像婴儿啊，我安慰她。

“我们真该早一点来啊。”

我走到商店里，买了两个巧克力冰淇淋回来时，她还靠在栅栏边，一直望着袋鼠。

“我已经不是婴儿了啦。”她重复着说。

“真的吗？”说着我把冰淇淋递给她。

“因为如果是婴儿，就应该在母亲的肚子里呀。”

我点点头舔着冰淇淋。

“可是不在肚子里嘛。”

我们于是开始找起袋鼠的妈妈。袋鼠爸爸倒是一眼就看出来的，长得最巨大、最安静的，是袋鼠爸爸。他一副像才华已经枯竭的作家似的脸色，正盯着食物箱里的绿叶出神。剩下来的两只雌的，体型长得一样，毛色也长得一样，连脸上表情都一样，说那一只不是母亲都不奇怪。

“不过，有一只是母亲，有一只不是母亲噢。”我说。

“嗯。”





“那么，不是母亲的袋鼠是什么呢？”

不知道，她说。

袋鼠婴儿并不理会这些，只愿在地面跑来跑去，并不停地到处无意义地用前脚挖着洞。他看来是个不知道无聊是什么的生物。不停地在父亲周围团团转、只吃一点点绿草、挖挖地面、在两只雌袋鼠之间玩耍、一会儿躺在地上打滚，一会儿又爬起来开始跑。

“袋鼠为什么跑得那么快？”她问。

“为了逃避敌人哪。”

“敌人？什么样的敌人？”

“人类呀。”我说：“人类用 boomerang 弯刀杀袋鼠，吃他们的肉。”

“为什么小袋鼠要躲在母亲的袋子里？”

“为了一起逃走啊。因为小袋鼠跑不了那么快。”

“你是说被保护着啦？”

“嗯。”我说：“小孩子都是被保护着的。”

“要保护多久呢？”

我应该在动物图鉴上，把袋鼠的一切都先调查清楚再来才对的。因为这种事早在预料之中。

“一个月或两个月吧。”

“那这家伙才一个月呀。”她指着袋鼠婴儿说。

“应该留在母亲的袋子里的嘛。”

“嗯。”我说：“大概吧。”

“你不觉得躲在那袋子里很美妙吗？”

“对呀。”





“所谓小叮当的口袋，是不是具有胎内回归愿望？”

“不晓得。”

“一定是啊。”

太阳已经升得好高了。从附近的游泳池传来孩子们的嬉笑声，天上飘浮着清晰的白云。

“想不想吃点什么？”我问她。

“热狗。”她说：“还有可乐。”

卖热狗的是个年轻的工读生，五门车式的摊子里面，放着一部大型的收录音机。在热狗还没烤好之前，史提夫旺达和比利乔唱歌给我们听。

我回到袋鼠栅栏外时，她说：“你看！”指着一只雌袋鼠。

“你看！你看！跑进肚袋里去了。”

真的！那袋鼠婴儿已经钻进母亲的袋子里了。肚袋涨大起来，只有尖尖的小耳朵和尾巴末端往上翘出来。

“会不会太重啊？”

“袋鼠很有力气的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所以才能活到今天哪。”

母亲在强烈的日光下，并没有流一滴汗。就像从青山道路的超级市场买完午后的菜，正在咖啡厅里小坐片刻舒服地喝一杯的那种感觉。

“在被保护着噢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睡着了吗？”





“大概吧。”

我们吃了热狗，喝了可乐，然后离开袋鼠的栅栏。

我们要离开的时候，袋鼠爸爸还在食物箱里寻找着失落的音符。袋鼠妈妈和袋鼠婴儿正合为一体，在时光之流里休息片刻。神秘的雌袋鼠像要试试尾巴的状况似的，在栅栏里不停地反覆跳跃。

今天可能会是很久以来最热的一天。

“你要不要喝啤酒？”她说。

“好啊。”我说。





四月某个晴朗的早晨 遇见 100% 的女孩

四月里一个晴朗的早晨，我在原宿的一条巷子里，和一位 100% 的女孩擦肩而过。

并不是怎么漂亮的女孩，也没穿什么别致的衣服，头发后面，甚至还残留着睡觉压扁的痕迹，年龄很可能已经接近三十了。可是从五十公尺外，我已经非常肯定，她对我来说，正是 100% 的女孩。从第一眼望见她的影子的瞬间开始，我的心胸立刻不规则地跳动起来，嘴巴像沙漠一样火辣辣地干渴。

或许你有你喜欢的女孩类型，例如你说小腿极细的女孩子好，或还是眼睛大一点的女孩子好，也许非要手指漂亮的女孩才行，或者不知道为什么，老是被吃东西慢吞吞的女孩子所吸引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我当然也有这一类的偏好。在餐厅一面用餐的时候，就曾经为邻座女孩的鼻子轮廓，看傻眼过。

可是谁也无法把 100% 的女孩具体描述出来。她的鼻





子到底长成什么样子？我是绝对想不起来。不，甚至到底有没有鼻子，我都搞不清楚。现在我能记得的，顶多只是：她并不怎么漂亮。如此而已。真是有点不可思议。

“昨天我在街上遇见一个 100% 的女孩子。”我跟某一个人这样说。

“哦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漂亮吗？”

“不，不算漂亮。”

“那么该是你喜欢的类型吧？”

“这个我也不记得了。眼睛长得什么模样，或者胸部是大是小，我简直一点都想不起来哟。”

“真是奇怪啊。”

“实在奇怪噢。”

“那么……”他有点没趣地问说：“你做了什么吗？开口招呼她，或者从后面跟踪她？”

“什么也没做。”我说：“只不过擦身而过而已。”

她从东边往西边走，我从西边往东边走。真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四月的早晨。

我想，就算三十分钟也好，跟她谈谈看。想问一问她的身世，也想告诉她我的一些事。而且更重要的，是想解开一九八一年四月里，某个晴朗的早晨，我们在原宿的巷子里，擦肩而过为止的类似命运经纬的东西。那其中必然充满了像是和平时代的古老机器似的温暖的秘密。

我们谈完这些之后，就到什么地方去吃午餐，甚至看一场伍迪艾伦的电影，再经过饭店的酒吧，喝个鸡尾酒什么的，如果顺利的话，接下来或许会跟她睡一觉。



可能性正敲响我的心门。

我和她之间的距离，已经只剩下十五公尺了。

接下来，我到底该怎么向她开口招呼才好呢？

“你好！只要三十分钟就好，能不能跟我谈一谈？”

好驴！简直像是拉保险嘛。

“对不起！这附近有没有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洗衣店？”

“这也驴！首先我就没拎一袋要洗的东西呀。

或者干脆单刀直入地坦白说：“你好！你对我来说是 100% 的女孩哟。”

她或许不会相信这种对白。而且就算她相信也好，很可能她并不想跟我说话。对你来说，虽然我是 100% 的女孩子，可是对我来说，你并不是 100% 的男孩子啊。她或许会这样说。如果事态落入这个地步，那我一定会变得极端混乱，我已经三十二了，年纪大了，结果就是这么回事。

在花店前面，我和她擦肩而过。一团温暖而微小的空气团拂过我的肌肤。柏油路面洒了水，周围飘溢着玫瑰的芬芳。我竟然对她开不了口。她穿着白毛衣，右手拿着一封还没贴邮票的白色的信封。她不晓得写信给谁？她眼睛看起来非常困的样子，或许她花了整个晚上写完那封信？而那封信里面很可能收藏着她一切的秘密吧？

走过几步再回头看时，她的影子已经消失在人群里了。

※

